



的閃動

MG  
I 216.2  
189

# 光的閃動

梅子著



3 2169 4495 3

上海

新宇宙書店出版

1929

# 光的閃動

## 目 錄

### 第 一 部

仇敵的眼睛  
土撥鼠圍牆大門和風  
生的圈子裏  
我追求着希冀之夢  
沒有人的地方  
時代在暴風雨裏  
找出路  
到恐怖中去  
從血裏歸來的戰士  
銀灰的清晨  
兩個太陽  
女人的復活  
人與人之間

### 第 二 部

耶穌的命運

枯骨與血的跳舞  
海中的精靈  
生與死  
我要前頭去  
時代  
明日 1-2  
恐怖  
犧牲者  
回人間去

### 第三部

海  
給——  
骷髏底狂笑  
她的哭聲  
往事  
微笑的青春  
醉  
給——

# 第一部

## 仇敵的眼睛

### (一)

太陽還睡在它母親底懷裏，我不知爲了什麼，匆忙地踏上了一條路上，毫無有一點回顧，思索，自然更沒有存有一種什麼目的。

三叉路在前等待着我了，漸漸地我已踏到了三叉路口；我看了看四週，荒涼的景象刺入了眼簾，尤其是那向着我已枯了的枝一片葉兒都沒有掛的老樹，使我的神經中起了微微的波動。

一個深深眼眶箝着一雙圓圓眼珠的老人走來了。在距我很遠的地方我已把他認識；因為他的眼睛內刺出了冷的光芒，因為他是我的仇敵。

我認識他是在一個黑暗的夜，因為他的眼睛內包藏了許多冷的利刃，我認識他以後深深地記得他也就是爲了他的一雙眼睛呵。

也不知道怎麼，他看見我了，馬上停住了脚步，可是我們彼此都是沒有打招呼的，只是他惱恨地怒視着我了。

——我感覺了苦痛，因為他的眼光又釘住了我的臉上，於是，我又毫未選擇地踏上一條路了。

## (二)

我低着頭步步地踏着，我毫無頭緒地在想：「爲什麼他的眼睛內射出那麼冷的光芒？……呵，那次

那個黑暗的夜他也不是用他那樣的眼睛釘住我麼？他不是說：「你，孩子……」——這樣向我說話，那時我惶恐萬分，瞪視着他。「須知道，你應該要跟着我一路來，你是沒有經驗的呵！」他說了這句就彷彿很自得的樣子。「這個社會是只能容許欺騙者，你知道嗎？因為他才有虛偽的糖給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咀嚼。他還有引誘的聲音，呵呵，他是萬能者，強你者，……你，孩子，如果像你這樣以你一棵天真的，心獻給人類，善視人類麼？那你只有悲哀了，如昨夜一樣。」那時我就想起昨夜的哭了，為了一切失望而哭。「那麼，你應當要拋棄了你底天真的心在此時——跟我來罷，將有一切美滿在等待着你，……」他越發自得了，更把眼睛睜大望着我，為什麼呢？我不相信。」

「哼，不然的話，你將永久悲哀了，你會要孤獨呢！」於是他的眼睛死釘着我了，怒惱地，目不轉睛地。

---

### (三)

『那夜我們就分散了。我在那夜的第二天早晨就開始了漂泊，到了許多「殘人」的地方，到了荒島。

我在途中遇見了許多奇異的事情，每個地方我都受着殘人們的訕笑和謗毀和拒絕……，我沒有找着一個伴侶，我孤獨着！

但這些我都不懊悔，我依然向着那不知道的地方走去，淚來了我有時也盡性的流些，當那醜惡和兇暴刺擊着我的時候。

這些，有一天我想起了。想起這些都是如那個老人所指示的都表現出來了。我思索，我在思索的結果是咀咒了老人；「一切醜惡都是老人造出來的，一切孩子們都是老人引誘壞了的。」

### (四)

『我處處時時都咀咒着老人，我希望他早點到

墳墓裏去，他該是休息的時候了，他的引誘孩子的不完全的經驗同時該同着他到墳墓裏去，尤其是他那一雙冷光四射的眼睛，早該瞎了！因為他的眼睛只是看見了過去，那已腐了的死屍。

我這樣咀咒他，憎恨了他！因為他是我的仇敵。不知道怎麼樣在三叉路又遇着了，在冷視不言中，他也許在驚異吧，更得意吧，是的，這是一定的，然而，我總是憎恨他了，這不完全的老人！』

我曲曲折折回想到這裏，我是有點悽傷，我抬頭看了兩傍站滿了訕笑的人，他們每個人的眼睛冷視着我，他們每個人的腳都踏着一個墳墓。

一九二八，三，二，在上海。

## 土撥鼠，圍牆，大門和風

### (一)

圍牆與大門現在已經開始爭鬥了。

那便是土撥鼠的威駭與直接行動所影響的。

一裸星子都被藏在家裏的半夜，世界上有的是黑暗，淒涼，落寞。人類是早睡着了。愛管事的幾隻藍色的狗也睡着了，風也睡着了。……

圍牆自從一萬年以前它的老祖先被人類養畜起後，接着又產生了大門。他們的子子孫孫都是立着，睜着眼，以致到了現在。

土撥鼠在這個夜裏從土中撐出了頭來。他見着了黑暗的夜他是歡喜了。『偉大的黑暗之夜呵！』他站了一回說。

他想趁着這個黑暗之夜裏而作世界旅行的夢。還沒有走上五十步，圍牆就阻當着他。

『呸！狗子！你阻當着我麼？』他用力踢了圍牆一脚，罵道。

『不，土撥鼠，主人這（吩咐我在這兒的！）』

『蠢奴隸！風幫助過你們，——劣根性！』土撥鼠惱怒的說，但圍牆已不開啞了。

土撥鼠氣憤憤地順路走到大門口了。但是，大門依是那般地謹慎，很忠實的保守着他的主人的教訓，

『爲什麼你也阻當着我呀!?』土撥鼠望着大門說：

『不是，這是主人的意思!』

『呸，你也是奴隸呢?——我要作世界的旅行，讓我從這兒走罷!』

『主人的吩咐呵，土撥鼠，饒恕我罷，你走別一條路好哪!』

『不，你不讓我，我是要跳呵!』

土撥鼠一跳從大門頭上跳過了。『記清楚，大門與圍牆：我告訴你們，我回來時，你不要以爲我的力微弱呵，我可以整時整天的同你算賬呢!』

——土撥鼠說後就向前走了。

(二)

於是圍牆同大門的爭鬥就開始了。

大門：好！圍牆，不有你，決不會有我？

圍牆：並不如你所說的罷？

大門：呸，不有你，我的身體放在什麼地方？

圍牆：這都是人類的智識呵！

大門：但是，土撥鼠的力的破壞呵！

圍牆：我本身是犧牲的，因為我原來是一些純潔的黃土。

大門：我過去的生命是活潑與跳躍，然而，現在改變了自己的面孔！

圍牆：不是麼，我有令人憎的衣裳呢！

大門：你訴苦有什麼意思呢？爲了……——唔，你應當想個辦法？！

圍牆：好呵，那便是自己的崩壞，我們不要……

大門：怎麼，不順從主人麼？

圍牆：叛變！只有這樣，讓我們自己散伙罷？

大門：爲了土撥鼠那是很好，可是，主人的惱怒呢！

圍牆：誰管呢，好吧，我們一齊趁着風來時就躺下去罷！

大門：你「泥還泥」麼？

圍牆：當然哪，你「木還木」呀！

大門：恐怕土撥鼠將高興呢，

圍牆：也許是的，我們爲了爭得本來的面目

### (三)

「唉呀，大的風將牆吹倒了呀！」胖子的了頭從寢室裏鑽出一個頭來喊道。

老太太忙從床上起來。

藍色的狗躺在牆下面。

「天哪！怪不得在夢中聽着炸彈響呵！」

「不，不，只是起了一陣大風。」了頭辯解的說，這圍牆和大門的倒是風的力。

『也許是你所說的呵。』

但大風又起了，灰塵在空氣中瀰漫着！

大門： 你是你了麼？

圍牆： 我是我了呵！

大門： 好，和在一塊來吧！

圍牆： 是的，你所說的。一

九月十號夜作于上海。

## 生的圈子裏

### (一)

『清晨：鷄鳴，葉微顫，沉靜中的烟飛，……』

王底麗站在一所高樓，靜着呼吸，眼睛轉動着，他想。

『甜蜜呵，可愛的世界，全世界的靈魂都沉溺於夜色之迷裏，有什麼，「自我」呢？「我」是消逝了，……』

『而在這晨曦未露之前，真實的甜蜜呀，全世界的靈魂躺在它舒適的懷裏，……』他微笑了，鷄仍鳴，……沉靜中烟仍在飛。

(二)

熱的光隱約出現於灰色底天涯之際，那熱的光絲，絲絲地從灰色中偷視着那甜蜜底躺在舒適底懷中底全世界底靈魂。

『是的，熱的光露着它的光輝，可愛的躺在舒適懷中底世界的靈魂啊，從甜蜜中蘇醒，接吻晨曦！……』他是受感動了，手舞足蹈地。

許久，許久，熱的光依是只絲絲地從灰色中偷視着全世界的靈魂。

(三)

樓的東方，那邊，蹣跚地走來了幾個人，一個若似肩上有着重重底担兒，從他的那裏還嚮着一

種聲音。

『買！買呀！買呵！買哪！……』

聲音似那般地悽切。『他肩上的擔兒太重了呀！』他眼睛釘住從樓那邊走過來的人想。

『但是，他的後邊不是跟着幾個沒有肩擔兒的人麼？…』他想着，「買」的聲音漸漸走近了，是，那麼地龐大呵！

『價便宜，買哪！買呵！買呀，買！…』

『唉呀，從甜蜜之懷裏蘇醒過來的人呵，為何聲音是這般地悽切呢？……』

#### (四)

過去了幾個人，中間夾雜着叫買的聲音。王底麗舒適之心懷已佈滿了一層薄薄地疑惑，翹首仰望着天空。

灰色的雲霧依然包蔽着天空，那灰色底天涯之際依然偷視着那絲絲地熱的光絲。

『惡——喔——鳴——鳴——都——……』

『唉呀，這是什麼聲音呢？』他驚疑着，這枯燥聲音如小刀般挖着他的耳膜，心是微微地痛了。

『好？』

『對？』

『禽你娘！』

『丟他媽！』

『我是你老爹！』

『我是你的祖！』

『好！』

『來！』

人聲汹汹，一羣羣人從東方迅速地走了過來，有的在人羣中張開嘴笑着，有的在推着，王底麗他是不明其妙了。

『叫號呵，人們！……』他自語着，但一羣羣人從樓下過去了。人聲如流水般順流下去了。只留下了寂寞。

## (五)

沒有風了，樹上的葉子是那般地安靜。天涯底的裏熱的光絲也已消滅於灰色之雲翳底裏，什麼聲音也沒有了，世界已不是原來那般地甜蜜，他的心正撞憬着那叫買的影子，和那一羣羣推着推着過去了的人……

烟是不見飛，……

他呆了，彷彿失却了知覺感覺，……

一隻紅色的狗從東方拚命底狂奔，後面追趕着的是兩隻長牙的兔。一隻的顏色是雪如白底，一隻是青青底……

『撲——寬，寬！……』紅色的狗拚命底狂奔着，叫。後面的兩隻兔子不作聲地只是追趕。

奔跑底聲音驚着呆了站在高樓上的王底麗，他低頭俯視樓下。

『呀，兔子追趕着紅狗！』他驚怪地喊着，打着

紙旗底矮人慢慢地走來了，旗子沒有飄動，旗子上面是那般地純潔，沒有字。

『呵，免——追——狗。——人——趕兔……  
…旗——是沒有符號的……』他自語時，這些影子早消失了！

### (七)

王底麗中午的時候坐在他的寢室裏。三只鼠子在他的床下鑽了出來，他沒有驚動他們。

鼠子用很勇敢底眼睛釘了王底麗一眼，他們開始了他們的工作，叫——咀嚼——跑——……

『他們與人類沒有兩樣呵，小靈魂！……』他感想着，而且睡着了。

### (八)

王底麗他醒來時已是黃昏。

黃昏時依是那般地沉靜。他重新到了清晨所

站過的高樓，天的臉是塗上了灰暗和淡黑，什麼都是顯着模糊。

『這是死滅麼？……』他自問着，悵惘已極。

### (九)

『走——走——走——……』一個聲音喊。

『體——脫——體——脫』一種步伐聲。

兩種聲音混和着是那樣地大，沉靜是被聲音所鎖服了。空氣中流蕩着沉重地驚恐地問號——  
???

『半夜了麼？可怕的黑暗！』王底麗自語道，『天亮不知幾何時呀？……』

火的光遠遠地從東方亮起來了。

『勝利！』王底麗高興了，喊：『火再大一點的時候！』

一九二八，九，廿晨作於上海。

## 我追求着希異之夢

### (一)

我離開了海濱，在一個沉悶的日子。我離開了海濱，那正是我十分地疲倦了！

一個夜裏，我在疲倦中睡去了，於是我做了一個希異之夢；

『離開了海濱以外底地方，都是快樂地。有歡喜，有聲音，有活潑的心在跳躍，有鳥，有清脆的歌兒。』

我從夢裏醒覺，我決定了要離開海濱，我更要追求着我做的夢。

我在大風浪的海裏度過了數天，天天我都冥想；離開了海濱就有快樂了，呵，那就是海的彼

岸。

船停了。是重到了我的舊地，黑烟籠罩着底舊地——聲音使我心靈發着抖顫，那粗暴地聲音呵！

——我走到我所理想的地方了，有快樂，有……有活潑的心在跳躍，有鳥，有……的地方了，我開始了追求。

『一羣羣過去了還是殘廢的人，  
他們表現着他們完全的醜惡，  
風吹過了，一陣黃沙在我的週身飛旋。  
……………」』

我失望了！還沒有青的天呵，於是我又開始追求了。

——他已經死了，  
——他已經病了，  
——他已經走了，  
——他已經哭昏了，

——他已經沉默了，

—————

呵，這樣更不使我傷心麼？我痛哭了。——但是，我並不止步，我擦着我的眼淚再向前追求着。

我的朋友，他從另一個島上走來，他看見了我踉蹌地跑着，他怒了，他說：

『記得，你理想地歡笑，是現實地悲哀喲！』

『是的。但我總得追求呀！』

我這樣答復了他，他更怒了，他在一瞬間就離開了我。

## (二)

有一天的清晨，我還在酣眠中，因為幾天來的追求，只使煩惱與苦悶圍困了我，所以，我在月亮的夜，安靜的睡覺了。

穿着雪白的衣裙底鳥兒，這一個清晨就在我的屋頂上唱着詩的調子，不知怎樣地我從酣眠中醒覺，我撐開了眼，我的身子微微動搖，我領略了

那詩的調子呵！

我從床上起來了，我又開始了追求，孤獨地不明其妙地，向那渺茫的地方追求呵，

——怒的臉在我的眼前浮動，  
——有無數的人在笑——死笑……

我惱怒了。

『時間，時間只今天，那裏？那裏？

我的歡笑呀，你藏在屋角，屋頂上？……在有錢人的家裏，在女人的臉上？在孩子的心中？…

啊，你躲在黑烟上的嗎？

我煩惱了啊』……

『時間，時間只今天，一切，一切，

我理想的啊——我在酣眠中聽着了鳥的調子

了呵，但還有活潑跳躍的心……………你們在那裏，那裏？屋角裏，屋頂上……………』

當我這樣地唱着，那一切在蔑視地笑了——那是猶笑呵！我的朋友他又在遠遠地遠處是慢慢地走來了。我看見了他，我開始向另個方向移動，他又在說了：

『你，呵呵……理想地歡笑，就是現實地悲哀呵！……』

『是呀，但我總得要追求呵！』

一九二八在上海

## 沒有人的地方

我從一個窄的圈子內跑出，那正是一個灰黯的早晨。

我跑着，很多很多的骷髏具具地立在街頭，忽然間我看着有具骷髏在活動了：他在談話，這話我

聽不懂，彷彿只是我的腳指拇點頭樣。……

我轉個街頭，却遇着沒有嘴巴的「人」了，他很吃力的望我笑了一笑。——我呢，我只是照例的看他一眼。我是沒有同他笑，因為我的腦子不容我嘴巴動。……

至多點點頭就夠了！

還要知道，點頭也是會疲倦的呵！

我看不慣那醜東西——人，我又開始跑了，離開了他向着海濱。

——那醜東西呆呆地望着我。

——但是，我還是不保證那醜東西呆呆地望着我沒有，

——只是如此想罷了！

——骷髏又開始現在我的眼睛裏了，

——死屍又一具一具地浮現着……

正在一條馬路上，鬧熱的。

我不煩惱，我只開始了唱歌，這個歌是沒有音節和拍子。……

只是唱了兩三句，太陽就跑出來了。……

我唱着，繼續唱着……。

骷髏——站滿了海濱，阻在我的面前，我煩惱了。我用了一種眼光，叫他們滾開的眼光；但是，他們不相信呀。他們還搖動……

——搖動……

我用我的手掌緊合着。我用我的腳盡力的向他們踢倒了。……

倒了。……

我走一步踢一個骷髏，……

我笑了。……

我仍唱着歌，……

我上了一隻沒有舵的船，因為我要過海去。

這船上沒有船夫，我用力自己划，

波濤來了，……

波濤來了……

波濤來了……

……………

……………

接着來了無數大的波濤。很危險呵，我的船擺動得跳起來，差不多往後退了。我只是划，使力的划。……

——划過去！

——划過去！

——划過去！

攏了岸了，我又看着了兩個骷髏，……呵，三個，四個，……很莊嚴地，他們布疋做的眼睛向我怒視。……

——哼，哼，哼，……

我一步跳上了岸，我開始了跑，——到了一個牛屎建築的房屋，裏面有幾隻死了的蠕蟲！

有一隻還沒有死的蠕蟲在門口跳動。

——他在掙扎爲了什麼？我滿腹疑懷呀！

我疑懷了。

一個東西忽然緊握着我的手，我還沒有看清楚，就有嘻嘻嘻的聲音了。

我趕忙回過頭來，看清楚了原是個死屍，我掙扎着，喊了。

——死屍，死屍……

——哼，哼，哼，……

——你，你，——

——你，死屍……

一九二八，二，十。故作於西湖。

## 時代在暴風雨裏

——給一波——

世界如塊冷透骨髓底冰塘，雜色底人類沐浴  
在這冷的塘中。

利錘般底風如捕魚之密網撒在這冷的塘中，  
我們雜色人類的頭上。

『冷呀，冷呀，冷呀！……』

雜色的人類中有羣孩子喊着。

『冷呀，冷呀，冷呀！……』

冷透了我們的心，我們的心，我們的心，……

冷凍了我們的血，我們的血，我們的血，……

冷……冷……冷……』

孩子們喊着，繼續不斷地。

『我們底太陽呢？太陽？太陽？……』

這天色是如此慘澹！……』

這天色是如此地慘澹呵！……』

太陽！你撐出頭來呀，我們請你，我們求你……

呵，熱到那兒去了呵？熱到那兒去了呵？……』

凍得我們要僵硬了，我……我們……』  
孩子們哀求着，悽聲地。

孩子們自從到了這個世界，就掙扎在冷的塘中。他們的媽媽已經病死了，遭了冷的殘害！

太陽是孩子們理想的東西，因為他們感覺了冷，他們需要熱力。——他們喊着——他們啼哭着——只是嬰孩般大的聲音。

老人們是靜臥在冷的塘中，他們慢慢呼吸着！他們等候死神的來到，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過去了，他們沒有力！沒有希望！他們沒有反抗！……

『小東西！怪東西，鬧什麼呀！沉靜吧，屈伏在這個冷的時代吧！你們須要什麼呢？沒有太陽呵！那是理想。你看：太陽麼？雨將來臨了，你們會將被他把你們放逐到荒涼地地方去，更冷呀！小東西，受時代的號召吧！沉靜……』

老人用種教訓和經驗的態度向着在掙扎的孩

子說。聲音是異常微弱。

『呸！滾開，老人！殘物！垃圾中的蠕蟲！你沒有生的黃葉！你沉靜吧：你是與死為鄰的東西喲！呸呸！誰聽你的話，我們要喊，我們有聲音。我們要理我們的理想。你靜着吧：雨來了，我們更要喊，加倍想地喊，喊——喊——喊——』

風仍如利錘般鑽在雜色的人頭上，雨如鐵彈般顆顆地滴在人的心頭；世界仍如前般冷……

老人們靜着：

孩子們在理想，在喊，在掙扎。

四，二七，一九二八，西湖。

## 找出路

### (一)

她，我，一個忘却了的日子鑽進了一條黑洞，深的，不知怎樣的黑如漆般的洞。洞中看不見一線

光亮；彌漫着沉重的聲音，粗地暴。

我在洞裏摸索着走，她也摸索着走。

許多時候了，一塊鋒利似刀的石突的觸着了  
我的眼角，眼淚也突的從眼眶中溜了出來，我想摸  
摸我的眼淚，舉起手，——却觸着下顎了。

——短短的，細軟的——這是什麼呢？

——我的下顎上在許多時候以前不是沒有  
麼？

——唉！……？……？……

——唉！這是什麼呢？

我摸着了下顎上短短的細軟的——奇想。

『噯！……

『噯，我的頭我的手我的腳……我的眼，我的  
心傷了………

『這濕的——全身都流着的是什麼呢？

『我的——你在那兒?……』

『喲!……喲!……』

悽傷地聲音,當我奇想時送進了我的耳鼓,這很清楚地知道是她了,她,那同我在一個忘却了的日子鑽進了這條黑洞地她了。

『路兒太難行喲——僕僕……』

我要住腳在這兒了,我要臥在這兒不再前行,

我的——你呀,在那兒?……』

上帝!上帝!上帝!

.....

.....

我驚恐了,當她繼續着地底悽傷的聲音。我的心兒且駭得戰抖,……

這時兒,我停住了脚步。

粗暴地，聲音仍是沉重地瀰漫着；……………

——這有什麼好的法子呀？……救那走不動的她！……呵，這是如何奇怪的哀叫呵！聽。

——我還是得走呵，不聽了，走呵走呵……我抱着我駭得戰抖的心兒向前走了。

## (二)

又是許多時候了，我不知道我到了什麼地方。總是沒有聽着她的呼叫了。但是，洞依然是黑如漆般，沒有一點光亮，……………

我只是抱着駭得戰抖的心兒向前走着！……

『整齊地步伐在前，——

響呢，有人在前了。

我們得趕着他，那

前頭的人，但是，不要

亂了步伐！趕他……』

我又停住了脚步。我聽着了這勇猛而奮發的歌聲，我歡喜得細胞欲裂了。

我停住了脚步，我回復到平靜；等待歌者的來到！因為我知道了，這歌者是我們的青年。『他們同我一樣知道時代在黑暗的前頭吧？是的，只有我們青年才能追求新的時代，……』

——我得先去嚇！向前去嚇，因為我是個站在他們的前頭的人，我不該再停住脚步了。

於是我又向前走着，……

我充滿了歡愉，熱情……向前，……雖然跌了數交，當我很迅速向前走的時候，但是，我毫不覺得，我忘却了一切。

『呵，遠了，前進者嚇！

好好的整齊我們的步伐，趕他！

趕他!!趕他!!!……!——僕僕……

「傷了呀,我的脚呵!」

喲,這粗暴地,沉重的聲音,我們不要懼怕!  
路雖這樣黑暗,我們決不停住在半途,決不……  
…」

我更歡喜了,我歡喜得笑。

『傷了嗎?青年人!那是必然呵!』

青年人,知道嗎?半途掉下了一個女人,她是弱者,她只是哭泣,她只是呼着上帝!……

她也許死了吧?我是許久不聽着她的哭聲了!』

『呵,前頭的人,你的聲音好乾脆喲,如潮擊着每岸般的雄偉,我們也歡喜,你也是青年人呵?!』

你爲什麼呢?停住了脚步?你快前進,我們願

意學你，向着你後追！……

不要問起那個女人呵，是的，她掉在半途，她只是哭泣，呼着他上帝的聖名！……

誰願聽她的哭聲，我們要前進，

我們前進了，也如你般許久沒有聽着她的聲音。』

我仍是停住脚步，我想要等到他們的來到一路前進，因為我太孤獨了呵！

### (三)

『前頭的青年人，你為何還停住你的脚步不進？你想休息？……』

『不是呵，出你們猜想以外的，我想到你們的來臨，共同前進，因為我呵，是孤獨呀！』

『呸！時間還容許你等我們？——

孤獨是容易整齊步伐；

孤獨纔有決心和毅力！

『你不要等待我們，光明在前，時代在前……』

我的心又戰抖起來了，我羞愧的要哭；我沉默地  
地望着前面走去。

#### (四)

又是許多時候了。我仍是向着前進。粗暴底聲音  
仍是沉重地彌漫着……

後面的青年人仍是追趕着，唱着他們勇猛地  
雄壯的歌兒……

『呵呵，前面的步伐好整齊，聽：

一定的有人。我們要追趕他們，

我們不像那半途的女人，她只是哭泣，呼着她  
上帝的聖名，……

前進——直追——永遠……』

小鳥似的歌聲遠遠地又送到我的耳鼓了，我知道後面的青年人的後面還有青年人，我歡喜得發狂了。

『新的時代呀在等待我們，——  
我們青年人的來臨，  
出了黑洞就有光明，  
我們找出路只有前進——  
走出這黑暗的洞天。』

他們也和着我的歌聲，唱着向前……  
一九二八，三，二二，西湖。

## 到恐怖中去

### (一)

簫聲不須聽，更不要吁嘆望着明月，一切決定了，去吧！去到那恐怖的戰場呵！

- 監獄開着門兒，自由在監獄中活躍，
- 盲目的笑在笑，笑聲在我的耳邊繚繞；
- 去呵，還是去吧，在那恐怖的戰場呵！

(二)

原來是，原來是。

沒有麵包麼？搶劫去，——不，去搶回來呵，我們應該要有麵包的呢！……

(三)

我總是這樣決定：可以說是我願意這樣決定：中國人死盡：世界上的人死盡：中國的屋子燒完：世界的屋子燒完：只剩着我個人，只剩着一間屋子，那是將如何地快樂呵？！

用不着在這兒徘徊了。

## (四)

女人的最高行爲就是個忠順的奴隸。然而，你  
女人們呵，你們的自由的生命的生命呢？

一九六，五，四，江灣。

## 從血裏歸來的戰士

以血換血，

青年，手握着發光底刀，站在太陽低頭睇視  
的，不平的山上，沉重地喊出了那句口號。

大海在面前。

青年喊出了「以血換血」的口號後遙望海一陣  
陣。他摸着一無意間——他的衣上染濕了鮮紅的血；  
發現着腳踏着的嫩綠草兒已披上了紅底袈裟。

血的腥臭在空中。

仔細的聽時，呼聲在山的脚下瀰漫起了。他抹  
了抹刀鋒，血在刀上橫流。

太陽顯耀的閃着光！

我要求——

惡魔呀，我要從你們的手中奪回我們的需要  
○我要求——

我的刀鋒要從你們的手中奪回萬人的安樂。  
他用勁地唱了。呼聲任是瀰漫着！這當兒從山  
的那邊走來了個女人，青年笑了。

——以血換血呵！

——以血洗血呵！

——我們要和平呵！

——我們要萬人的和平呵！

——用不着慈悲呵！

——慈悲就是罪惡呵！

——用不着感情呵！

——感情就是懦弱呵！

——我沒有心呵！

——我恨你阻着光明的烏雲呵！

——我的刀鋒呵！

——我鋒似利刃的刀鋒呵！

.....

.....

青年唱了，女人止住了步，聽到最後她走還了她的原路。

回兒黑了，青年休息了，倒在披着血的袈裟的草兒身上。

是半夜——

一根草兒跳了起來問着青年：

——我的本來面目呢？

接着死屍也在問了，

——我的腦壳中沒有腦精了麼？

.....

.....

青年沒有動，他幻見着：一殘廢的人追求着他

們的靈魂，女人摸着他的血衣……

一九二八，一，二於廈門民國日報。

## 銀灰底清晨

一隻鳥兒已睡醒了，飛着。

他飛着約莫一刻兒就休息在一株樹枝上了。那樹枝是新從舊的樹身上生出來的，雖是凜寒的冬天，他的枝桠仍是青青地如春天一般，沒有一片葉兒黃了的。

鳥兒休息了片刻，用他異常婉轉的聲音唱歌了。在唱歌的當兒，風是收住了翅膀；葉兒……們是俯首靜聽。

呵，今晨，呵，詩的今晨呵！

世界被銀灰色化了呵！

我自由的飛，飛呀，一

那高山，那遠處。

那遠處和高山上跪着人們，  
低頭癡向着黃金。

他們只知樹枝伐作薪，  
那兒顧念到我們……

呵，他們還造好鐵網，  
要掛山前，樹上，天際……  
他們的理想呵，  
毀我屋，吞嚥我身。

任他鐵網掛天空，樹上，山前，…  
我是有翅鳥，能夠自由飛。  
我能高歌，我要高歌，  
喚醒起睡着的同類！

呵，漁人只能獲得橫行地螃蟹，  
因螃蟹只有橫行的生命。

他不能高歌，至多只會低吟：

人們喲，你請學漁人！

鳥兒的歌完，一切歸於寂靜。

在鳥歌的當兒，螃蟹却從洞中走出。因為他感  
得洞中的煩悶，因為他想在清晨看見太陽。

他從洞中走出却聽見替太陽光出來的歌聲，  
那驕傲地歌聲呵！鳥兒是驕傲地罵他了，因為他是  
在鳥兒站着的樹下。

——固然喲，你高貴地有自由生命的鳥兒呀，  
你能飛，因為你有翅。我是羨慕你了！因為我是不能  
飛。你的歌聲如微微風吹，我只有長跪拜。長跪  
拜，在你的面前……。

——但是，我能橫行，你呢？你只能飛，你不能  
如我般橫行，呀呀，我也要笑了，哈——哈——哈  
——……雖然是我的聲音低弱！

——我住的地方有蛇呢，花的，紅的……我能

夠在水中看見魚的游泳，哈！這是你能來的地方嗎？  
？這是你不能來的地方嚟！

螃蟹想到這些地方獨自好笑起來，末了，他鼓起勇氣用他低弱的聲音唱起來了。

你也只能飛嚟！

你能橫行嗎？

驕傲地有自由的生命的鳥兒呵，

你請收拾着你的驕傲吧！

鳥兒沒有作聲，飛起了，飛在空中。螃蟹若得勝利似的橫行着……

一九二八，改作於西湖。

## 兩個太陽

有一天太陽突然焦燥起來，它的整個底身體發着熱到「熱加熱」的燃燒，它怒視着地球上一切：

---

蟲高歌——

鳥飛舞——

冷化熱——

花歡喜——

小心變成大心——

大人變成小孩——

戰士吹着哪叭——

宗教聽着哪叭聲而死了——

死懼着逃跑——

生笑着降臨——

.....

.....

——爲什麼這樣呢？

太陽自從降生以來，不知道幾多年了，因爲它  
看見：

舊的死，——

新的生，

新的死；

新的生：……

人在笑，

人在哭；

人在想……

人在愁……

——有翅鳥兒不能飛，

——有翅鳥兒只是步行：

——美人變成骷髏；

——美人之女變成骷髏：

大的火災，

小的火災；

人吃人，

獸吃獸：

獨木過海，——

氣船，

潛水艇……

.....

穿起了帝王之衣，——

脫下了帝王之衣，

舊樣改成新樣，——

少數變成多數，——

春歡，春啼；

秋悲，秋去。……

——黃葉落，

——新葉生。……

老人入了墳墓，  
青年走向墳墓；  
舊的時代在動；——  
新的時代在動……

貴族~~~~~  
平民~~~~~  
革命~~~~~  
流血~~~~~

流出了伊的眼淚，——  
吃着伊流出了的眼淚。  
風發展了他的本能，——  
但他又在嘆惜。

波在嘯，

山在動，——  
動～動～動～  
.....  
.....  
.....  
.....  
.....

它看見了這許多。  
但它是孤獨的；月雖是久已聞名的朋友，但它  
沒有見過一次面，.....(?)  
『我是如何的孤獨？』它有時想。

有一次它突然焦燥起來，却害得地球上一切  
都不安寧了。

另外有個太陽，它的名字是新太陽。它在黑暗

的地方藏着：它的歷史有如焦燥的太陽般，不過是它的，熱却要小些，所以它始終是沒有現過它的形，所以它始終是與那光明所擯棄底東西混在一塊而生活着……

有天太陽突然焦燥起來了，它的——熱與力衝破了一切：動搖了一切：死的消滅了，黑暗逃跑了；……世界已是透明亮的，所以新太陽在這時兒也就現出形來了，

——於是天上有兩個太陽，  
——於是太陽爭放着光，  
——於是世界上充滿了光，  
——於是地球上的一切動了，  
一切無形！

一九二八，四，五西湖。

## 女人的復活

人的高貴，莫如得着自由。人的高貴行爲，莫如實踐人的自由而生存。我現在是名義上的自由取得者，如那浮萍實際身體的大部份沉在水中。

男子是追求着我臉上的青春；心與心沒有了了解呵。人類沒有了了解呵。其實我知道自己也是一定沒有了解一個人。」

愛爾娜如追憶着往事般想。太陽晒在她的頭上了，微風拂着她的頭髮。

『欲白生，他是我的愛人麼？雖然，他服侍我，給我以甜蜜之言語。爲什麼，個人只能居於「愛的囚籠」中？他的服侍與甜蜜之言語；不過是要我給她長久的溫存。這是我的世界嗎？這純全是侮辱，我是長時間的奴隸呵！』

欲白生從間灰暗底房中走了出來。笑了笑與愛爾娜握了握手。

欲：我的愛人？風在摧殘你呵！

愛：不——是時候了。是你在摧殘我。

愛爾娜用種嚴肅的態度說。欲白生現着驚奇。

欲：世界惟你唯我愛。

愛：欲白生，你知道，我的青春將被你磨盡了。

欲：我的主人！

愛：不，我才是你的奴隸！

欲：你突變的惱怒呵！

愛：正是我從夢中醒來了。

欲：你時刻都健在。

愛：過去是死了喇！你所愛的是那消滅的影子！

愛爾娜向欲白生望了眼。

「我做我所做的去。我有責任。」愛爾娜望了欲白生一眼。

欲：我的愛人，應許我的請求，回去吧！

愛：我有人的責任。

欲：那麼，……

愛：我自然追求更高貴的生命！

欲：你是……

愛：明白說：我不是你另一個形式的奴隸呵！

欲：呵！

愛：你也醒得了！

一九二八，五四，紀念。

## 人與人之間

### (一)

總是這樣：許多次了，不是電車上碰着；就是馬路上或公園中，在這每次底相遇中，總是做起不相認識底表情，他同我。

第一次在電車上相遇着，我埋着頭了，我故意把我的皮鞋注視着，所以，皮鞋上的痕跡我都完全知道了。

看夠了皮鞋；就在腦海中無謂地探索，盡性地

在空洞地腦海中探索。……

所以要這樣做，都不過是想藉此混過時光呵！

又有一次 我忘却了一切地抬抬頭，那知道他的視線也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慌了，把眼睛望着窗外。

——唉，這是偶然呵！

我望着窗外多久，這樣想。

## (二)

晴和的日子，我在「小屋子裏」疲倦極了，我跑了出來，到了F 公園中。

在一條枯樹無葉，灰塵滿階的馬路上，我口裏哼着無譜之曲，看看那飛着無處住的鳥兒而蹣跚的走着，無意間我倆碰了碰頭。起初我還以為我的頭碰着了電杆，那知注意的看時才是他，那我曾經幾次在電車上碰着沒有互相認識了的他呵！

大家一言不發地走了。

我到了F公園後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因為我不願意和聽不得嗅不得那些臭人們的臭氣，我躲到了一株樹的後面，這樹還沒有老，牠還有青青的葉兒。

我站在樹的後面，我無聊地把葉兒片片的拿來分晰，看它是幾多片一枝枝桿，以及它的組織——

『哼，世界太奇怪了，不願意同他見面的人時常碰着……』

樹的那面發出了這樣的聲音，我知道了；單調地聲音是從那一個我在馬路上碰着了的他口中發出來的。

哼，真奇怪呢？！

我也這樣想着。於是我從一片葉子的縫隙中悄悄地偷視，怪呵，他也在偷視我呢，我們的視線相對了。

我們都從樹背後走出，不發一語，  
——面對面。

### (三)

到F公園的第二天早晨，我又搭電車了。是九點鐘，那知他在九點鐘也來搭電車了。都坐在三等車廂內。

還是沒有談一句話。

又是幾次了，我每早晨九時要到一個地方去工作，他也是每晨九時來搭我搭的車。

有一天黑了，我在小屋子裏發誓：

——明天遲點時間去，坐頭等呵，——

第二天我履行我的意志的決定——搭電車了。頭等車廂內一個人沒有，我很歡喜，我慶祝不遇見那個他。

——不願意的人，我總希望不看見他，……

唉，我不是曾經同他住過麼？——是的，他是  
個很討厭的人——

我無頭緒地想時，他却打開車廂門進來了，輕  
輕地。我恨極了，我看了他一眼，我望着窗門外。

「你臉兒小小地人呵！」

我說了後，慌亂着，手足都不知道如何安放地  
樣兒。

我後來還是正面的坐着了，沒有看他。那知道  
他却同我說話了。

「你黑了，瘦了，黃了呵……」

我沒有理他，因為我不知道如何答復他好；我  
迅速地望了他一眼，那知他的眼睛却死死地釘住  
我。

「唔！……」

等了多久，我不好意思地答。

——他說的；我的臉黑了，瘦了，黃了……

當真的？如果真的，天呵，我爲了什麼？……

「我的臉嗎？」後來我自己很感傷地說。「爲了什麼呢？」

「是的，爲了什麼呢？你的臉太難看了！」

他說了後，下車了，因爲車已停了。

#### (四)

以後我還是照常的上車，下車，每天規定了那個時間。那一號車。然而，他自從我們談話以後。就沒有看見了。

每次我都很悵悵的當我每次都把車上人看完了沒有「他」的時候。

——唉，孤獨啣；在人生之旅途中，同我談一句話的人都稀少，唉，我所憎的人都看不了呀！……

這是我每次沒有看着他的時候，所感觸的。

---

一九二八，三，一三，上海。

四，二四改作於西湖。

## 第二部

### 耶穌的命運

(舞台上呈現着一間零亂底寢室)

(抗力低頭沉思,若娜抱着一個嬰兒)

(風從窗孔內飛入,遊戲着微小的燭光)

若娜: 親愛的人,你已想出否?

我們如何去決定孩子的運命?

抗力: (沉默)

若娜: 點也不要失悔呀——

世界會不允許孩子的長成！  
我們不如趁此時殺掉他罷？  
——這無知的呵純潔的靈魂！

（嬰孩突然哇的悽然一聲）

抗力：（顫抖）不，不！不呵………  
他是我們人類的的一員，  
不悔——呵，他叫呀………  
夜長呵，全世界上的人還不知道孩子的  
降生？！

若娜：（顫抖）唔——是？呵，我的親人，  
孩子降生已幾千萬寸光陰，  
難道人人都是聾子嗎？  
——不疑心孩子的啼聲？

抗力：是，是呵，剛剛孩子還淒然的一聲，  
這時呢，這時想必入睡，  
我們在這兒，這異鄉呵，不會有人疑心  
我們。

依我想，孩子總該生存，  
依你想，呵，殺掉了麼？  
唉唉！但他呵我們的小靈魂，  
他總是人類中的一員。

若娜： 沒有理論：且聽，  
我們的生那刻兒不在死門飛旋？  
我們雖年青，呵，我們多麼年輕呵，  
但我們的担兒，那，爲人類……  
有了他，就多了負擔，

——現在的世界不是有情人的樂園，  
還有時間來忍受惡毒之刺嗎？  
你還要記起，愛的人，那當初，記起了麼  
數月前，或者說就是昨天；  
我們不是恁人披上了淫首的袈裟，  
譏笑的面具時振蕩在我們的眼前；你  
不是時哭於我的懷中？

我們不爲這些所懼怕，  
但是，愛的人啊，我們是不能離羣而居；  
朝日打算着從南方逃到北方，  
但是從南方逃到北方又將怎樣？

我們不有一個朋友，  
我們不有一個金錢；  
——有朋友還可以希望於他，  
——有金錢怎何地方也可安穩……

但，有什麼法呢，只好暫時離開家庭，  
在苦中掙扎，——而生存，  
可是，這孩子呵……唉，  
除了殺掉，還有較好的方法麼？

抗力：（沉默）

若娜： 孩子是我們的。呵，人類……

人類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呢？

我可以生他，難道不能殺掉？

人類於我們有什麼相干呢？

抗力：悲聲不，不是這樣說的，

留着吧，我們的無知的純潔的靈魂呵，

他是無罪，應該讓他生存！

若娜：（感動，哭）老實麼？一個人她不喜歡  
她的血肉？

但是，不要這樣了罷，你看：

（抗力細看嬰孩，已被捏死，抗力哭）

將這孩子獻給人類呵，

去！去！……（推抗力）

抗力：（悲聲）呵！呵！……

我知道這是不能怪你。

心疼的人喲，——走罷，（興奮）

人死了我也不悲傷。

（若娜抱嬰孩下，抗力隨後，舞台黑暗。）

——幕

一九二八，十，六作于上海藝術大學。

## 枯骨與血的跳舞

(淡淡黑影蒙蔽着的月夜)

枯骨： 今夜無光，

血： 世界黑茫茫，

我們的故鄉呀，

在那方——那方？

枯骨： 唉！我們爲什麼還念着故鄉？

你看那成功的人兒呵，

這時獨臥高枕，

甜甜的睡在夢鄉。

血： 真的呵，我們還念着什麼故鄉？

你看呀那成功的人兒呵，

華屋高點明燈，

把酒獨歡未寢，

(黑影漸漸消散,微露月光)

枯骨: 血歸給血呵,

血: 枯骨歸給枯骨呵,

黑影將消逝呵,

那可愛銀色的月光。

枯骨: 自你離去了我呵,

就失却了主宰一般,

而今只剩着的,

唯皮兒相連。

血: 我自離去了你呵,

曾流遍了這人寰,

這人寰的人兒呵,

沒有一個不是冰心冰膽。

枯骨: 生前我們爲了好聽的血名詞呵,

血: 親愛的各自離散,

生前當了奴隸呵,

死後當自由了?

(微雨)

枯骨： 奴隸的我們呵，  
堆積成山邱一座，  
生前爲了幾人的尊榮呵，  
而今晝晒月窺露浸！

血： 雖然無爲而犧牲了，且看那兒高高搭着  
追悼之坊，  
男男女女呵，——  
還唱着悲悼之歌。

枯骨： 唉！生前的奴隸呵，  
死後你仍是奴隸呵，  
追悼和悲歌呵，  
那都是如宗教家般的欺騙。

血： 罷罷，我們受了欺騙，  
你枯骨與枯骨聯合起來嚇，  
燃燒着你們的殘餘，——  
燒毀這冰心的世界。

枯骨： 啊啊，我們受了欺騙，  
你血和血聯合起來嘯，  
衝流這人寰；  
淹沒這冰心的世界。

(雨仍落着，遠見一座高山熊熊的發出火光，  
洪流竟將人間淹沒。)

——幕

脫稿於武漢，

## 海中的精靈

(一片大海，風兒正起，浪兒正作，時正黃昏，  
一輪紅日斜掛天空，將落在海裏；精靈子身  
露體，跳躍於海浪上。)

精靈： 我看見這輪紅日呵，  
起，起，起，……………  
我看見這輪紅日呵，  
落，落，落，……………

我遊戲在這海浪上呀，  
我要把紅日作皮球玩呢，  
我真歡喜風姐兒呀！  
歡喜她鼓舞着爭自由的波浪。

我是討厭人間呵，  
我真討厭虛偽的人間呵，  
相見的人兒要帶着面具，  
我是害怕而討厭了。

我咀咒人們呢，  
我咀咒虛偽的人們嚟：  
地球怎不毀滅呀，  
我是因了不會虛偽始跳海的。

我自跳到這海中，

也就是逃脫了人間虛偽的囚籠，

我有時騎着魚兒，

我還要把紅貝侖皮球玩呢！

(精靈歌至此，狠活潑似的跳入海中，一個病後的青年，兩頰瘦的不堪，眼已落眶了，走起路來很是吃苦的樣子，他慢步到了海濱的沙汀上。)

青年： 在病中呀在病中，

認識了人生是多麼淡漠呵！

那牢籠，呵；那牢籠，

我離去，我終有這種勇氣。

寂寞——寂寞呵，

人間太寂寞了。

這人間呵，沙漠般的，

這人間呵，蒼蠅滿目。

我害怕嚇害怕，  
四週都是鬼怪，  
我望我的哥哥來呀，  
獵人似的我的哥哥來呀，

沒有消息呵渺然，  
我絕望了，(望着落海的紅日)  
呵，海鷗在這沙汀翱翔呵，  
他是多麼自由的鳥呵！

那將要落海的紅日呵，  
黃昏代替了你在人間工作，  
我的生命呀，(淚下)  
那將要落海的紅日呵！

青年只是慢步向着臨海水接近地方走去，  
一面細聲歌着；精靈忽在海浪上現出微笑  
而有所希冀的望着青年，)

精靈： 你想沐浴嗎青年？

你感到人間虛偽嗎，青年？

怎麼呢，你病後的青年？

你是否想來這海浪上玩呀！青年？！

（青年聽着有聲音問他，急將頭抬起，望着微笑的精靈，彷彿打幾下同憐之鐘，於是青年很快樂似的）

青年： 啊，海中的精靈啊，

來的目的不是沐浴，

來目的是到你那兒，——

因為是我感到人間虛偽了喲！

在牢籠中我這樣打算；

鬼怪要吃我似的在猶笑，

吃吃的聲音那是骷髏，

我要從這個牢籠中逃出，——

而今我逃出了，  
我當要同你一道兒去，  
我不願回人間啊，  
我只願看落海的紅日。

精靈 你人間的失敗者嘍，  
你逃避虛偽的人兒嘍，  
來，來，來，來……（招手）  
來，來來，來來！……

（青年狠勇敢的跳入海了。精靈挽着青年踏着浪向落海的紅日方向走去，這時紅日已墮入海底，黃昏也如輕烟般消逝，世界已被黑衣之神黑化了。精靈同青年在海浪上永唱着逃避虛偽之歌兒。

## 生與死

『嗟噫的山阜上。森林森林，黃葉遍地，時

光暗淡，隱約有兩個影子可見。』

死：（招手）

生：（欲去狀，但又躊躇不前）

（有間）

死：（招手）

生：（似決心去，彷彿若有所思，仍不前）

死：呵，你知道人生的意義，呵！？

生：（微顫）

死：（招手）

生：（無語）

（時天黑暗了。）

——幕

二七，六，二八，改作於長湖提畔，

## 我要前頭去

（十字路上，父親拉着兒子的手，）

父：我的兒子，

兒： 呸，放了罷，我沒有父親！

（有間）

父： 我有財產，

兒： 我要自由！

父： 我有名譽，

兒： 我要光明！

父： （憤狀）你母親在望你呢，

兒： 我要前頭去！

（兒子向一條大道走去了。父親氣死在路旁。

一隻瘦犬走來。把他的血肉骨都吃盡了。）

——幕，

七，一九改作於長湖畔

## 時 代

（一間室內，灰色的霧佈滿，鳥鳴於室外）

老人： （惱恨的怒視青年。）

青年： （微笑而鎮靜）

（有間）

老人：孩子我的經驗多，

青年：我不需要你的！

老人：我老了！

青年：死的了！

老人：（從上立起大聲）孩子不會了解老人的！

青年：我有我的事呀！（大步出室門。）

老人：（向前拉青年）孩子，不要走呀！

青年：室外還有宇宙呵。

老人：一回兒同去，

青年：不，各走各人的路嘍！

（老人氣極倒在地上）

鳥甲：我們的歌兒是唱給青年聽的，

鳥乙：對，老人的耳已聾了！

鳥丙：呵，青年在跑呢，

鳥丁：飛呀~~~~唱呀~~~~呀

（青年在前頭跑。鳥兒唱歌在後。）

——幕。

八。一三在上海。

## 明日(一)

(工人在坎下站着望住坎上的主人)

工人：我要上來，

主人：好好在下面工作吧！

(有間)

工人：我要上來……，

主人：命運呵……！

(正談間農人匆匆荷鋤上)

農人：愚蠢的人不要上去了，我用鋤兒剷平這高坎吧！

主人：(傲狀——冷笑)

工人：合作呀！

(農人用力剷坎。坎微搖動)

主人：(驚慌狀)喂……

(坎奔壞了。主人倒在泥中。)

——幕。

八,四,一九二七,在上海

## 明 日(二)

(市上————一個富人向着羣窮人笑)

富人：我有美食。

窮人：我們的血肉；

富人：我有高大的建築，

窮人：那是我們的枯骨堆成的，

富人：(向窮人大笑)奴隸！

窮人：我們不聽從你的吩咐了，

(灰色的霧中。一隻鵲子從富人的懷中飛去。)

——幕。

八,五,一九二七,在上海

## 恐 怖

(沙漠的一個國度裏)

法官：(怒視青年甲乙)

青年甲：(微笑)

青年乙：(作鄙視態望着法官)

(有間)

法官：誰放的炸彈？

甲：我！！

乙：不，是我！！！！

法官：究竟是誰？

乙：『搶着說』炸彈是我放的！！！！

甲：是……

(剛說是時房頂一枚炸彈落下爆裂。法庭被毀了。)

——幕。

## 犧 牲 者

(高高的屋兒的一隅，蜘蛛張着網。蜻蜓徘徊着)

蜘蛛：(呆望)

蜻蜓：(飛着)

(有間)

蜘蛛：(點頭)

蜻蜓：(仍自由飛着)

(有間)

蜻蜓：(飛到了網上)

蜘蛛：(得意的笑)哈哈！………我的寶貝！

(正笑間一隻麻鵲飛過。將網撞破)

蜘蛛：呀，我的生活被你破壞了。

麻鵲：你要摧殘異類呀！

蜘蛛：我爲了生命，

麻鵲：但是。蜻蜓的靈魂呢！

(有間)

蜻蜓：謝謝你，

麻鵲：（擒着蜻蜓）我的寶貝！

蜻蜓： 我的生命呀！

麻鵲： 但是……

（蜻蜓被麻鵲吃後飛了。——藏在葉底下的  
的蜻蜓哀泣着。一朵花兒獨笑於枝上。）

——幕。

八，五，一九二七在上海

## 回人間去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佛語——

（慘淡而黑暗的地獄中，一個青年手執着  
閃耀的生命之光前進。）

獄衆： 毒蛇兒盤旋在我們周遭，

『生』和『愛』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稍住。望着遠來之光）

呵呵，那朵美麗的光兒喲，

遠遠的遠遠的閃耀來了！

青年： 慘痛的呼號嘯，

振動了我的熱情之火焰，

那敢不快的前進嘯，

我那敢不快的前進嘯！

這時狂飆着號聲越大，只聽着：缺乏『生  
和『愛』呵。)

風淒淒而哭聲傷我心，

我咀咒欲上天堂的人們，

地獄中反抗而犧牲者嘯，

他們才值我歌頌！

地獄中的人們嘯，

休呼號——休悲啼呵！

噴呀，你們的血呵！

燒呀，你們的生命之火炬！

地獄雖有銅牆，……………

我也要用力推翻，

獄卒雖有萬千呵，

我也要用刀殺完！

我自人間來，

人們嚇！我們一道兒殺回人間去！

獄衆。 明亮亮呵那火光，

聽歌兒嚇多麼激昂。

火焰燃燒着在黑暗的中間，

歌兒破壞了這沉寂，

呵，幹嚇，幹嚇！……………

呵，走嚇，走嚇！……………

(這時地獄混亂了)

七，三，一九二八，上海。

# 第三部

## 海

你是個柔媚多情的姑娘，  
你永遠穿着碧綠的衣裳；  
你溶化人間一切的醜惡，  
你慈愛底心胸萬有包藏，

我愛你愛你開展的心胸，  
我愛你愛你淡裝的面容，  
我要在你的懷中呀高歌，

我要呀要忘却世界所有！

我喜呀將不有悲傷憂愁，  
因你呀要奏出雄壯偉曲，  
我要呀忘却生命的創痛，  
因你呀時吻我創痛之處！

你是你是呀如我的慈母，  
我愛你愛你如葡萄美酒！  
我愛你愛你呀冥忘一切，  
我愛你愛你呀永遠永遠！

### 給

幻想着這海上，  
燦爛的花兒開遍，  
那知呵，枯草遍野，  
骸骨呵，觸目皆然！

幻想着這海上，  
海鷗點點！  
欲踏着沙汀獨望海鷗翱翔，  
那知啊，翱翔的是粼粼塵埃！

幻想着數年前的夢兒，  
『休戚相關在這海上實現。』  
那知呵，漠然，淡然！  
那知呵，漠然，淡然！

在這四望無人的海上，  
山叢叢在對面，  
水茫茫在目前，  
曾大呼呵，何人應響？

在這四望無人的海上，  
只沙汀觸我足間，

希望你的白鴿兒飛來!!

希望終是渺然!

在這四望無人的海上，

寂寞度着時光，

我一聲無聞而大哭，

誰是同情只翹首問天!

一，二一，在上海病中

## 骷髏底狂笑

『黃昏裏，

展開了我們底宇宙的地圖，

山高處——眺，

家庭裏冷落蕭條!

四圍的牆垣已倒，

豆大的燈光環照；

我親手栽的梧桐樹兒，  
已作了鄰人的燃料°

母親後我死，對山葬了，  
夜來聚會在山腰，  
現在只剩下零丁老父，  
我祝他早早死了。

我狂笑在這山腰，  
我狂笑家庭崩壞了，  
都到了死的樂園，  
我們的世界裏任我狂笑！  
一九二七，在廈門，民國日報社

## 她的哭聲

我從夢中回，  
朦朧眼微啓，

燈光兒未息，  
微聞咽啼聲。

『愛人喲，  
我與你相戀數載，  
你受盡了風波，  
我遭盡了謗毀，

記得麼？  
記得我與你在異邦，  
你從事黑色的鼓吹，  
我平靜的過着學生生活，

記得呀，  
專橫的政府惡你，  
逼迫你打起黑色旗兒返中原，  
我也無留戀的隨你歸來。

我無留戀的歸來，  
環境強迫我倆各住異方！——  
祇憑白鵝兒作我倆的慰藉。  
雖然是這樣，  
有次竟騙你數千里外來把我望，  
而今到底應該向你懺悔！

那時呵——

我以為你別有所戀，  
特地試你心對我怎樣。  
但是，你偉大的事業就為此拋諸揚子江，……

唉……………

往事那堪回想，  
但是你的死呀，  
那不令我心傷？！

愛人啲！

月前在海上狠喜歡地接着你的來電，

航海三天——

我倆就甜甜的接吻相見。

愛人啲，

這島上只有我倆，

自然的景色使我忘去這是人間，——

更使我高興的是海潮的聲響。

唉，愛人啲！

五日前的午后還臨海觀潮，——

海鷗還羣羣的在飛，

太陽也紅着臉偷看我們。

你，——

雖然你那時沉默着；  
我知道你內心的歡愉勝平常，  
我內心的歡愉也勝平常，

夜餐時你還問蜀中人的鄉景，  
夜餐時你還問蜀中人的村況，  
那知道這些喇就是你死前的遺言。

愛人呀，  
夜餐時你並未飲酒一點，  
夜餐時你的態度如平常，  
爲什麼葬送了此生於海浪，

『自殺麼』——我想，  
你狠愛我呀，  
你爲什麼不明不白離去這人寰？！

我疑心你不是自殺(?)  
是那個仇人將你害，  
呵，我看見你死後紅紅的臉呀，  
我的神經已形成昏亂。

我看見你濕透了的西裝，  
兩隻手兒已腐濫，  
微鼓的肚兒——已成綠色，  
這些，這些都使我心碎和腸斷。

固然嗚你就離去了這人寰，  
但是，今後的我呀，——  
.....

但是，今後的我呀，  
前途虛幻，  
前途渺茫，

唉，我還是一個年弱的女郎。

社會這樣污濁，  
我真不知道去到何方？  
我願同你一道死去，  
但是，友朋把我阻難。

愛人喲，現在這社會，  
好多男子不是虎狼？  
似我這弱的女兒，  
怕要爲彼虎狼欺騙呵！

我怕要爲彼虎狼欺騙，  
因爲觸眼都是演着流浪女兒的劇本；  
愛人喲，  
你去了我的今後應當怎樣？

呵呵……………

呵呵……………

……………

……………

哀咽的啼聲低昂，  
我聽了忍不住泣下數行；  
但疲倦牽着我的夢兒，——  
慢慢的仍回了夢鄉。

十月，六夜於廈門。

## 往 事

三月前流落在揚子江濱，  
獨個人在黃鶴樓頭悵望，  
龜山上赤色旗兒飄颻，  
凋落的鸚鵡州前，——哪叭聲瀰漫！

革命後的蛇山上，  
枯骨重疊積滿，  
秋風爲之號泣着；  
正勝利者醉飲着酒漿！

長湖中的無父(?)孤兒時浮現，  
愛的面紗者蠕動在堤畔，  
你死去小的精靈啣！  
你面紗下的青年女男啣！

砲聲時刺我的心腔，——  
感覺了恐怖的危亡，  
那曾號稱光大民族的武昌城啣，  
怕只有黑暗，只有淒涼！

## 微笑的青春

我慢慢地行在桃花林徑，

微的風吹送我馥郁芳芬。  
我陶醉在林中徘徊不去；  
那鮮紅頰上地姑娘來臨！

我疑惑她了「莫不是仙女？」  
來在這，農豔底景中點綴？  
我疑惑她，但不敢問名姓，  
默望着她，心兒跳躍不停。

那知喲她見我淺淺一笑，  
啓動她的珠唇問「你是誰？」  
這時呀桃花越顯得姣媚，  
天上底白雲佈滿了紅輝！

我沒有話回只是悄悄地，  
我癡望着她願永久沉默，  
她走近身旁低聲謙遜問：

『你究是誰你要到那兒去?』

我的細胞個個紅着了臉，  
我的心兒只是跳躍不停，  
我答她『我是個過路的人，  
我過這林徑，我愛這芳芬！』

『你住在何處，你叫什麼名?』

『我是這桃花林中的主人，  
我是人間之青春的女神!』  
我聽後狂吻她呵我愛青春!

『姑娘，這徑上走過多少人?』

姑娘，那過徑人有無消息?

姑娘，這林中你有無伴侶?

姑娘，這桃花呀何時凋零?

『那過去的人有千千萬萬，  
那過去的人是永不回還，  
他們有的是途中被虎嚇，  
他們有的過海水中淪亡！』

這林中只有我孤獨一人，  
你呀，陪着我過永久青春！  
朝日有黃鶯奏：「愛的情曲」  
這林中有歡愉，只有和平！

這桃花永濃豔不會凋零；  
因它是：點綴我們的青春，  
呵那千萬人過這林徑呵，  
只拾得了桃花兒幾片！』

一九二七於廈門

醉

## (一)

醉嘯，醉嘯，醉嘯，  
愛底人兒呀你當醉嘯，  
醉到那血紅般的太陽出來，  
你應當醉在她熱地的懷裏！

醉嘯，醉嘯，醉嘯，  
朋友呀舞着你的劍呵，  
你要時常醉呀，  
你要一刻不停地舞你的劍呵，

有什麼生底苦悶，煩惱，憂愁悽楚，……  
有什麼死底恐怖，……  
請你呀，向醉中去消磨，  
請你呀，向醉中尋快樂！

## (二)

醉嘯，醉嘯，醉嘯。  
去到底戰場醉嘯。  
那兒有殷紅的鮮血，  
你應當醉在血的懷裏；

醉嘯，醉嘯，醉嘯，  
朋友呀，請莫要抱着，  
頭顱，殘腳，赤心，痛哭，  
你應當督促你赴着——嘯

你要找你底青春麼？  
你事找你底生命麼？  
請你向醉中去求，  
請你同醉底世界去求！

一九二七

給

我以為你忘却了流浪人，  
流浪人念着你悲惻淒泣。  
那知白鴿兒從你處飛來，  
告訴你的情人慘死消息。

『她是異國的女兒多誠懇，  
爲了相愛遭盡社會污蔑；  
愛情本是虛偽原素造成；  
而她呀異國的女兒非這……』

『北風狂怒下有的是凋零，  
太陽出來了也只是森嚴，  
我的周遭只有淡漠的人，  
淚雖非酒但我也時日醉！』

弟弟呀，吾儕何同時不幸？  
我的創傷更倍淒切你聽：

這兒有黃沙不停地飛騰，  
敲我耳門的有粗暴聲音！

晨曦起我獨個海濱仰望，  
有時又一讀雪萊的詩章；  
我的悲哀呀我的悲哀喲，  
在詩中也可尋得點慰安！

我不願醉黃酒，醒後難堪，  
我爲什麼要在人海留戀？  
我不哭你的情人死太早，  
這是幸福喲那有死安全！

死不得見污濁沒有憂傷，  
死不得聽咀咒呀和稱讚！  
恁笑罵懦弱我是將死人，  
但請他笑罵仔細思量！

我要逃去逃去逃去何方？  
而今的世界是個大糞場！  
束縛的繩兒處處佈滿；  
弟弟呀世界那有光和光！

十二月十九日晨

# 產婦的天堂 梅子

我實在是能以宗教般底誠意來感謝中德醫院俞松筠醫生。他的對病人熱心的診斷，他的對醫學的經驗醫好了我們底因產後熱——生命垂危的朋友。裏面的設備，也很適合病人，就是那些看護小姐，個個也都是有犧牲精神照顧病人的，我願為許許多多產婦們介紹，這裏是『你們產婦的天堂呵！』

——地點：上海英界靜安寺路張家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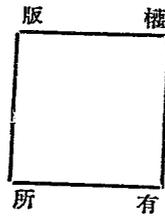
——每日診斷時間：上午八時到下午六時

五一紀念日

1929, 3, 24 付印

1929, 5, 3 出版

1—1500



實價大洋

